R221.3
X513

馬元臺先生註

黃帝內經素問

靈樞合編

善成堂

太醫院藏

重刻素問靈樞註證發微弁言

漢書班志載黃帝内经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内經論者謂鍼经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氷註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崧靈樞

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聞別有所據且註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於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註證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穿洵足闡發內經微

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
刋絶少近時即舒載陽重刻之本亦
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
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
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
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歙鮑漱芳

席苓甫識

黃帝內經素問　註證發微篇目

第一卷

上古天眞論一　四氣調神大論二
生氣通天論三　金匱眞言論四
陰陽應象大論五　陰陽離合論六
陰陽別論七　靈蘭秘典論八
六節藏象論九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十　五藏別論十一
異法方宜論十二　移精變氣論十三

湯液醪醴論十四　玉版論要篇十五
診要經終論十六　脈要精微論十七
平人氣象論十八
第三卷
玉機真藏論十九　三部九候論二十
經脈別論二十一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二十三　血氣形志篇二十四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離合真邪論二十七
第四卷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二十九
陽明脉解篇三十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瘧論三十五
刺瘧論三十六

第五卷

氣厥論三十七　欬論三十八
嗌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刺腰痛論四十一　風論四十二
痺論四十三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第六卷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大奇論四十八　脉解篇四十九
刺要論五十　刺齊論五十一
刺禁論五十二　刺志論五十三
鍼解論五十四
第七卷
長刺節五十五　皮部論五十六
經絡十七　氣穴論五十八

氣府論五十九　骨空論六十
水熱穴論六十一　調經論六十二
繆刺論六十三
第八卷
四時刺逆從論六十四　標本病傳論六十五
天元紀大論六十六　五運行大論六十七
六微旨大論六十八　氣交變大論六十九
五常政大論七十　六元正紀大論七十一
刺法論篇七十二亡今另本素問遺篇有此具後補遺
第九卷

本病論篇七十三亡補同前　至眞要大論篇七十四

著至教論篇七十五　示從容論七十六

疏五過論七十七　徵四失論七十八

陰陽類論七十九　方盛衰論八十

解精微論八十一

附補遺今刪訂靈樞後卽刺法本病二論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一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於岐伯而作內經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咨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濕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全元起謂素者本也乾鑿度以素爲大素以素問爲問太素義俱未安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爲先而素問爲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失精要以致學無本源醫多庸下書中止以天師夫子

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眞論。及五運行大論等篇。按五運行大論。岐伯曰。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未有能及岐伯者。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如著至教論已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其疏五過論。雷公亦自言臣幼小蒙愚。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代神農爲天子。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爲爵無疑也。至於鬼臾區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

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繹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迺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眞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脈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眞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爲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元默無言故挺生神聖以代之言而遂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醫藥始于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一日而

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自伏羲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爲衮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後世胡雙湖稱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爲盛。而不知肇自羲皇。其所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爲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關格。晦經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

黙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佑年間詔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黄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眞邪論黄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黄鐘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爲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爲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槩闇此書而鑿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故上古天眞論第一 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眞人壽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眞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眞之本也後篇倣此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其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又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惻皆切）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狗徐問切長上聲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 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邱因名軒轅軒轅邱今在開封府新鄭縣境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臾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 正義曰言神異

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爲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鄭其子未七句曰弱鄭裴俱訓曰狥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爲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爲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仰攀弓與龍髯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羣臣葬衣冠于橋山橋山今猶在

廼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

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爲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如此度越也尙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爲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大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修養之道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德之義見第五節術數者修

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爲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按蹻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樂音洛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

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漿者味甘而美如今
蔗梨等物
皆各有漿彼則以酒爲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
矣以妄爲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
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眞當精滿之時不
知持之五臟別論岐伯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
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
滿觀此則腎臟主藏精
滿而不實可以持守吾形有神不時時御之義見務
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
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
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

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恬音甜澹音淡同樂音洛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日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

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眞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但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爲在人者非悞懺

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悞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非也則眞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爲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爲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

民誠日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月淫邪不能叔斯民之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

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

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更平聲任如林反

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爲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

凡醫書謂陽精先入陰血後參橫氣來助精開裹血陰內陽外則成離卦而爲女其義甚渺大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爲女按悟眞篇等書稱女惟陽于爲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

精蟲者于內色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氣始盛仙經云先生左腎則爲男先生右腎則爲女蓋指始娠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亂更生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有四歲而化髮爲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畜極而生故謂陰精爲天癸也按王氷謂天癸爲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稱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爲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爲血耶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精而行經之際方有其血未聞交媾之時可以血言廣嗣要語諸書皆謂精開裹血血開裹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云耳或有男女先二七二八而精至者皆歟喪致然徒取天而任衝二脈者奇經八脈

之二也見骨空論在主胞胎衝爲血海今二脈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故又曰月經經者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靈樞海論云衝脈爲血之海又云爲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不知其所病按血海之血躰曰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之有餘以十二經皆然非特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脈言乃骨空論所謂衝脈者起於氣衝者是也不可以其有此太字而遂指爲肝經之穴名也又嘗論三才之道惟陰陽而已天之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彩地之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至于天地人之陽氣則何嘗有盈虧哉由此推之則陽明勝者其德永貞而陰濁勝者險側百出可知矣又由見而推之則中國爲主四夷似廣君子雖正小人則多事之成難于反貴者當爲之惕然精血兼事皆可知矣有斯世斯民之

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眞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隳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爲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隳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額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交承漿却循頤後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

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力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髮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瀉今五臟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髮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頒班同解懈墮惰同

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

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來乘血開裂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爲男其義亦洩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爲男兒悟真篇等書稱男子爲女子者正以惟陰精蘊畜于內至八歲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

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二八十有六歲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爲天癸也惟精氣溢瀉故陰陽之精一種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稿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髮

頗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
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
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
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之五
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髮
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
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偏也若少而無
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
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
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逼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器天地間之爲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爲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王註以爲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八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

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却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眞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眞渾然全具故謂之眞人也天地陰陽眞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

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眞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敝無有終時蓋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眞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旨大論曰與道合同惟眞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强者也亦歸于眞人

中古有至人者至極之人也方盛衰論中亦有至人淳德全道者其德淳而不漓則道自全矣和於陰陽調于四時去世

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方自强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眞人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于俗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恚於桂切愉音俞

上言至人與眞人同歸則太上者下此而有聖人又下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處天地之

和順八風之理大義見靈樞九官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同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觀于俗以道而異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憺愉悅爲要務以悠然自得爲已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道者耳上文言至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別彼劣切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陰陽書云人中甲子從午上起以乙丑爲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午上起以癸酉爲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順從也）分別四時之氣序蓋古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人爲下者合同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也亦可使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修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當有攝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神之要道也故名篇乎言道者七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于

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以已同長上聲後同

此以下四節言當隨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調之發陳也五常政大論篇謂之敷和與陳同據下文蕃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爲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臥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當與則與之而勿之

集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王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爲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臟欲長之氣哉奉之爲言迎也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重平聲

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

之華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卽司天在泉三四氣之上下交互氣交六元正紀大論所謂交王之是也萬物有得陰氣而斂華英成實者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于日晝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四六月日出卽寅時五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不榮其持已也使此志無怠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而實日秀日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怠則氣易鬱又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于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

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之時有痎瘧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衰則暑盛故夏傷于暑秋必痎瘧也豈不少氣以迎肺藏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爲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爲重病者有矣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以已同

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明吾人

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早蚖春夏異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雞俱興蚖春夏尤早也陰陽書云七月丑時在五更八九月丑時在四更使此志安寧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役盡用刑不緩志仍不寧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殘泄之病正以肺爲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故脾濕而殘泄自生

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臟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氷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
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
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臟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
痿厥奉生者少坼拆同
亟音器
十月十一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
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氷地以寒而坼
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衛氣可也生天通天
論曰因于
寒欲如運樞起居如意神氣乃浮其臥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
日九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

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蓋冬時主藏皆以應夫冬氣而盡養藏之道也否則冬主水賢亦主水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至春之時有痿厥之病正以肝主筋筋之不能束者爲痿春木旺水廢則陽氣上逆而爲厥厥之爲言逆也本經明有痿論厥論并可以一病言然厥論則有寒厥熱厥乃厥逆之謂豈不少氣以迎肝藏欲生之氣哉

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

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蒿藁不榮峻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惟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竅孔同塞人聲蒿於遠切藁稿同數音朔下同

上文言人當順四時之氣此言天地有升降之妙唯聖人從之故病邪而壽永也言上天之氣至清淨至光明似可久之以自高矣然唯藏此德而不出萬古有下降之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淨光明則日月無以藉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塞竅空竅而空竅不通也此三句乃借人以論天然右人亦不持兩目不明諸竅皆塞後

世止以目論者益泥于日月二宿而不考大義故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下降轉爲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昏冒而天無以開之也所以應之于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下應之于下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者五常政大論歲金太過之下有名木不榮不寧唯是乖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有節白露不能下降而菀稿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通耳當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爲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降俱乖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

生氣已竭至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所以身無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百數也按此聖人見前篇第十三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長上聲

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

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爲甲木肝爲乙木肝與膽爲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尙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長之氣而無窮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爲表裏今太陽不長則心氣內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尙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金欲收之氣而無痎瘧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者何哉蓋不能盡養收之道以迎此秋氣則肺屬手

太陰經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尙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殘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沉尙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與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

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

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之也夫萬物生于春長于夏收于秋藏于冬則此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于春夏而有養生養長之道者養陽氣也上節言少陽太陽則人身之陽氣正合天地之陽氣秋冬而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上節言少陰太陰則人身之陰氣正合天地之陰氣正以順其根耳故與萬物浮沈于生長之門言生長則槩收藏若逆其根則伐本壞眞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爲萬

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成始成終爲死爲生之以本逆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瘧瘧飧泄嗌腑內變內洞焦滿獨沉之類順之則苛重之疾不起如無上文寒變瘧瘧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爲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于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之以爲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于內矣其災害死亡之至良有故哉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樞逆順篇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下工不治已亂治未亂此正所謂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寒變疫癘飧泄厥逆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其渴必不能濟而鬬必不能禦也信晚已哉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篇首有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故名篇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言宗

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益以天有陽氣積陽爲天也有陰氣積陰爲地也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亦有陽氣有陰氣陽氣者衛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營衛生會篇謂衛氣出于下焦又謂濁者爲衛是也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出于足太陽膀胱經睛明穴而書行于足手六陽經夜行于足手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等語是也又如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陽主外者是也惟其不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營衛生會篇又謂之衛行脉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營衛生會篇謂之營氣出于中焦又謂濁者爲營是也但陰氣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經太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太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于手太陰肺經故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陰重肉又

謂之營行脈中者是也即本篇有營氣不從之營氣是也惟此篇營氣之營字正與靈樞營氣之營字同其餘素問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互書大義當以營字爲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史記云以師兵爲營衛則營衛二氣之取義者蓋如此又陰陽應象大論有曰陰在內陽之守陽在外陰之使其義曉然矣愚嘗思本篇有云陽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神聖論營衛二氣主精之義也然二氣均爲人之衛氣本于天之陽氣惟人所重在人衛氣但人之衛氣以自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氣而常疾不起常人則反是焉靈樞禁服篇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者信哉本篇凡言陽氣者七諄諄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一全則營氣自從矣大義當以靈樞營衛生會篇及衛氣行篇參看爲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數音朔按六節藏象論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

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人氣即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靈樞衛氣行篇亦謂衛氣爲人氣即稟蒼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天之氣而生者

衆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于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土下四方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氣之存爲六合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曰五臟一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心肝脾肺腎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者也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爲氣者三上註以爲天氣地氣運氣義見第八九卷天元紀大論至眞要大論等篇若數犯邪氣則邪氣傷人故不使邪氣傷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著天之氣至清淨者也即前篇言天氣清淨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自治陽氣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固塘之序所以弗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著天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

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以削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于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于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折音古緛音軟弛後世弛同此節分截似當以寒暑濕各爲一節殊不知本篇所重在陽氣故凡本篇有陽氣者當提爲各節起語凡每節本文之病皆由陽氣不足所致即靈樞禁服篇謂衛氣爲百病之母者是也

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于邪

氣而爲病也[redacted]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氣猶天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夭而不彰失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爲之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爲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大義見靈樞營衛生會篇痺論等篇及本篇篇名之下惟陽氣不固故此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所謂不能固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于冬之嚴寒者當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必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樞以開闔其戶戶不太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浮

露無復中存矣因于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爲喘喝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于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張絜古云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中熱者陽證中暑者陰證李東垣曰暑熱之時無病之人或避暑納涼于深堂大廈中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太熱無汗爲房室之陰寒所遏使週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散熱藥主之若是人農夫于日中勞形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間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涼藥主之下機微義斷云按此篇中暑即仲景所謂喝也此只作暑熱分之可見有陰陽二證受病不同然夏月變病有陰寒所迫使週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主之者爲中暑蓋當暑月故名之猶冬月[illegible]熱爲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例藥東垣施用諒不如此必有若益氣湯設例惜乎無傳其中熱一例雖云蒼朮白虎湯而又當處以清暑益氣之

法且中暑證亦有干勞役動而得者中熱證亦有干逸暑中靜而得者大抵因人元氣虛實不同故所變亦異治之者豈得無變法哉　一身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矣按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當發汗無疑矣朱丹溪滑伯仁疑暑之不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爲上文因于寒之脫簡以爲非表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濕熱皆可發汗若暑證後世用香薷飲及木通澤瀉茯苓豬苓等利水之藥而愈者尤爲便益蓋難經以暑傷心者爲正經自病要知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唯暑爲能傷心如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固傷心熱亦傷氣而又復發汗則汗乃心之液熱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唯心與小腸爲表裏今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下行滲入膀胱而去則病易却而元氣無損矣此朱滑二氏所以不免于致疑者皆不知考熱論之義耳余嘗因于註難經正義并識此義于四十九難中暑之下

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

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醪酪所致也其血氣薰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爲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浸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懈弛而長軟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長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于濕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于濕等語則此濕者當爲秋時所感也因于氣證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水氣泛溢于四肢而爲腫脹之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是也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汩古沒切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

陽氣者貴于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搖爾精神氣張施于外精氣竭絕于中惟春秋冬時尚有可以強支者及延積于夏暑熱令行使人煎迫而厥逆矣按脉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泰看何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褒也眞汩汩乎不可止者都所以坊水潰潰壞貌汩汩流貌蓋古疾勢不可遏也據本經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居暴卒頓受陽和又云精絕則

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脈解篇則又關肝經喜怒是乃肝腎諸經之病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瘡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

菀音鬱詩小弁有菀者柳亦註爲鬱沮子魚切痺作和反痿方味反高當作膏梁當作梁下後世作疔皶織加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厥爲偏枯爲痤瘡爲大下爲皶痤諸證也陽氣者貴于清淨若大怒而不清淨則形氣經絡阻絕不通而血積于心胸之間奇病論岐伯曰抱之其氣有升而無降

絡脉絕亦阻絕之義非斷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使人依薄下上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筋筋將受傷縱

無策胸膈䐜脹眞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阻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體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隨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玄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爲痤痱痤則較痱爲大其形類癤痱則較痤爲小即所謂風癮是也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內熱其變饒生大疔足之爲言饒也非手足之足蓋中熱既甚邪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涼使寒氣薄玄文府之中始則爲皺俗云粉刺

鬱久則爲痤較皶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脉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營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冗俞以閉發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膈膈者當瀉不亟正治粗乃敗僂力主反瘻力間反俞音庶亟音棘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僂爲瘻爲善畏爲驚駭爲癰

腫爲風瘧爲膈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之神外則柔和養人之筋惟開闢失宜則養氣擾亂無以養神與筋腠理不密寒氣客之筋絡拘急形容極僂俯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脉中則發爲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留聚而連結焉且各經皆有俞穴此井井榮俞原經合之俞凡一身之穴皆可曰俞邪氣變化依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恐駭主肝言金匱直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盛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相順而衛氣逆于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癰腫之疾矣肺

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腠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爍乃外感風寒致腠俞已閉當發爲風瘧之疾也瘧論言瘧之爲證圭獨至秋有之四時皆能成瘧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瘧也必陽氣清靜則內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不升下不降而不能相并以爲和雖有良醫弗能爲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畜積于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也且當成膈膈者乖隔不通之謂也陰陽別論曰三陽

結謂之隔隔者當瀉若不急瀉以正治之此粗工之所以敗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丁為粗）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即衛氣按靈樞衛氣行篇伯高曰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夜行于陰（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

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腎經注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于目所謂平旦人氣生者即上行于頭復合于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隆者盛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與營衛生會篇義同氣門乃閉氣門者玄府也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以拒虛邪無煩擾筋骨四氣調神論云無擾乎陽無見霧露蓋至暮時屬陰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不能如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旦日中日西之所爲反者復也中庸云反古之道則陽氣不得清淨

而形無所衛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脉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亟音氣

此伯承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爲用而偏勝者病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氣也營氣藏五臟之精隨宗氣以運行于經脉之中而外與衛氣相表裏衛氣有所應于外營氣即隨之而起矣夫是之謂起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

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乃所以衛營氣之外而爲固亦與營氣爲表裏也苟使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是陰不勝其陽也則脉氣之流行者薄于急疾薄爲依藩疾爲急甚則并而爲狂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篇皆曰邪入于陽則狂正以陽氣有餘故發之而爲熱證者如此又使胃氣不足營氣有餘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臟在內其氣與陽氣爭拒九竅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之而爲寒證者如此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則爲血痺陰陽應上文大義當主營衛言然衛行脉外而六府亦于表營行脉中而五臟主于裏其義又未始不相須也是以爲聖人者陳示營衛臟腑分爲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外爲筋在中爲脉在內爲骨

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
其耳目聰明營衛如常尙何偏勝之爲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
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强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
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
之是謂聖度故陽强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
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澼普擊反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愼則爲腸病爲肺病爲腎病遂因
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長
風來客之浸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盛而

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臟爲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氣傷肝爲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愼矣苟思所食太飽至于腸胃塡滿筋脉橫解而不屬其腸曰常澼積漸出肛門而爲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脉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於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者有矣蓋肺爲五臟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爲疾者如此腎者作強之官因而過于强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從茲而壞矣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何以見腰間命門穴上有骨高起者于餘

腎氣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秘密而不妄用則精自固而不主干傷矣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不和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即上文天真論和于術數之意故陽氣專以強力為事而不能秘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絕而兩者不和必彼之陰氣得其和平而此之陽氣知所秘密則精神乃治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洪散致吾之精神乃絕故耳

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痎瘧秋傷于濕上逆而咳發為痿厥冬傷

于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臟

此言四時傷于邪者之爲諸病亦由上文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言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已閉發爲風瘧又言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皆感于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則又言因于露風者正如上文暮而不能收拒痿筋骨見霧露之謂王註以露爲裸體者非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爲之往來也（水熱穴論帝曰人傷于寒而傷爲熱者然不能因時之序者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隨四時而有其病是以春傷于風風氣通于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故邪氣留連而爲洞悉之證（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春

傷于風夏爲洞泄夫曰留連則雖不言夏而義已該矣　夏傷于暑不能亦發散至秋當爲痎瘧之證蓋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故暑能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濕氣相蒸而爲寒熱往來之痎瘧矣痎瘧者瘧之總稱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于暑秋必痎瘧與此同其治瘧大法見素問瘧論刺瘧論中秋傷于濕當上逆而爲咳嗽及爲痿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感之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故咳嗽自不能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秋傷于濕冬生咳嗽　上文言因于濕者小筋弛長而弛長爲痿大筋縮短而縮短爲拘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地之濕氣感則害及肉筋脉太陰

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小鍼解曰清氣在下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清冷也故筋脉因濕而弛長則爲痿人足從濕而上蒸則爲厥者良有自也四時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臟之道者春爲痿厥蓋彼以腎水不能生肝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主正氣不足而言此以濕氣傷筋爲痿氣從濕升爲厥主邪氣有餘而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秋冬冬傷于寒者至春必爲温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病者謂之傷寒其有傷于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生邪從内作故爲温病之證夫曰温者寒非純寒而有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爲寒後此而夏則爲熱則此春時乃爲温病也素問熱論岐伯曰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先夏至

者爲病溫後夏至者爲病暑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張仲景傷寒論曰冬感於寒至春變爲溫病則溫之爲義明矣楊玄操釋難經五十八難之溫病以爲是疫癘之氣者非也又謝氏以仲景傷寒例中有溫壯風溫濕溫溫疫諸證爲溫病是以仲景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論溫病也亦非矣彼瀧宏常亦與楊謝同俱未之詳考故耳是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臟故其爲諸病者如此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

長有天命

此言五味能傷五臟而善養者愼之也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臟皆屬陰也手太陰肺手少陰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然陰之五宮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蓋五味過節則五臟亦傷十五味也其曰傷氣血者夫諸氣皆屬于肺而宗本大心何乃傷之正以火來乘金傷已之所勝也諸血皆屬于心而鹹本大腎何乃傷之正以水來乘火亦傷已之所勝也則五味信能傷五宮矣是故

酸所以傷肝也味過于酸則肝氣津澁而木盛土虧脾氣從茲而絕矣鹹所以生腎也味過于鹹則大骨者即上節之所謂高骨也玉機真臟論亦謂之大骨腎氣反傷大骨氣勞水邪尅火令人肌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味過于甘則脾邪有餘子來乘母從前來者爲實邪而心氣喘滿且土往尅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其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于苦則苦反傷心每邪乘子火氣爍土脾氣不能濡澤胃氣乃反加厚矣蓋邪氣有餘則胃厚也按人之腸胃必有二層心氣太過土氣亦有餘故胃乃作順而反厚不能納受水穀宜用清火收斂如琴連烏梅之類令人不識此證以爲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等類則胃

邪益增飲食反減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脉要精微論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乃厚之謂也須于胃脉之實者驗之若眞虛則宜補耳辛所以生肺也味過于辛金邪剋木筋脉阻弛精神至半而廢矣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末央絕經側至半而絕此云精神乃央言精神僅可至半也詩小雅云夜未央是故人能謹和五味而調之庶乎長有天命也

金匱眞言論篇第四金匱者藏書之器也尚書金縢篇蔡註釋爲金縢之匱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有金櫃藏之其櫃從木義益同也眞言者至眞之言也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臟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按春

勝長夏五旬又
見六節藏象論

此言八風能傷五臟凡以傷其所勝者而已八風者按
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
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肝風心風脾
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之所傷在此八風也
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
風者即八風之所傷也特所傷異臟而名亦殊耳八風
發其邪氣以入于五臟之經風觸五臟邪氣發病若是
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
之春王木夏王火長夏王土長夏者六月秋王金冬王

水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耳彼五臟受八風之病者亦以其相勝故八風以古古南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脉脉絶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胻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

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于夏病在心俞在

胸脇西風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于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脉法也

此言五臟隨時爲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爲病也

春王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于春陰陽應象大論謂

在天爲風在臟爲肝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據肝部經絡由足大指大敦上行間太衝中封至膕內側蠡溝中都膝關曲泉上行至脇章門上期門其所經歷之處本與頸項無異然甲乙之氣旺于頸項故病當如是也餘經倣此

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于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熱在臟爲心故人之受病當在于心凡外而胸脇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胸脇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于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燥在臟爲肺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肺凡外而胸皆之所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

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刻應矣冬主亥水其位北故北風生于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寒在藏爲腎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分部也則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脊氣者病在頭頸項即頭也夏氣者病在臟外爲胸脇而內爲臟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爲末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爲病而四肢亦受病也左傳云風淫末疾其病雖何脊氣所升善病

鼽衄鼻中出水曰鼽鼻中出血曰衄蓋內有鼽衄爲病而外有頭與頸項爲病也據下文既云春不鼽衄又云春不病頸項分明以內外爲分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胃脇以心之脉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冬善病痺厥蓋以冬氣者病在腰膕又在四肢故痺病厥病從之而生矣痺病詳見痺論四十三厥病詳見厥論四十九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必冬時宜藏而後春夏秋冬不能爲病生氣通天論云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正言冬時宜藏故有所忌欲當如運

樞以轉戶戶動而樞不動也使起居如驚斯神氣浮散于外矣況按者按摩也蹻者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所謂導引者是也冬而按蹻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蹻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以藏其精故春不病溫不特不病鼽衄及不病頸項已也且精之在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彼秋病風瘧者雖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生氣通天論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熱論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故暑汗不出至秋爲瘧此皆因時爲病脈亦宜知乃平病人之脈法也可不合病脈而合觀之哉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臟腑中陰陽則臟者爲陰腑者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爲施鍼石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

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也而陰中又有陰陽者固陽也而陽中又有陽何也平旦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于中天乃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陽然由日之晏而至于日入乃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雞鳴至平旦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曉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身之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爲陽在內爲陰言人身之前後分

陰陽則在背爲陽在腹爲陰言人身之臟腑分陰陽則在臟爲陰在腑爲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有陰陽中之有陽者何也爲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知陽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于陰經秋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于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爲施鍼石耳用藥亦然故背爲陽心肺居鬲上附于背爲陽然心爲牡臟爲陽中之陽肺爲牝臟爲陽中之陰腹爲陰脾肝腎皆居鬲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附

于腹故皆爲陰然腎爲牝藏爲陰中之陰肝爲牡藏爲陰中之陽脾爲牝藏爲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知病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于肝開竅于目藏精于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此以下五節言五藏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如曰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吾人之肝屬木故

內入通于肝而外開竅于目正以目爲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之于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肝藏魂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爲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木生酸酸生肝故曰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爲草木也易曰巽爲雞木王巽故其畜雞麥爲五穀之長故肝之爲穀曰麥禮月令孟春仲春季春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應四時之星當爲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爲角蓋以角者木音也

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二分益一管率長七寸此是三管皆木氣應之木生數三成

數八故曰其數八易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肝主筋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在五臭則爲臊羶氣因木變則爲臊也禮月令曰其臭羶臊同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開竅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臟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

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于心而外開竅于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爲舌腎在竅爲耳而此又以耳爲心之竅可見心之爲竅不但在舌而又在耳也繆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皆會于耳中上絡左角則耳信爲心之竅也其

精則仍藏之于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心爲五臟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臟應之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生苦苦生心故曰其味苦心屬火而上炎故曰其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面此曰羊者意以午未皆屬南方耳黍色赤故曰其穀黍南方火星曰熒惑其應四時之星當爲熒惑也熒惑星七百四十日一天周心主血脉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在五音則爲徵以徵者火音也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三分季夏之月律中林鍾黃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六寸凡此三管皆火氣應之火之生數二成數七故曰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爲焦故其臭

焦必之所收者如此

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

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于脾而外則開竅于口其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土精之氣其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脉上連于舌本故病在舌本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脾性安靜而統貫四臟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上爲鎮星故脾應四

時當爲鎭星也鎭星二十八脾在體爲肉是以知病之
年一周天脾在體爲肉是以知病之
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律書以黃鍾爲濁宮林
鍾爲濁宮以林鍾當六
月管也五音以宮爲主律呂初
起于黃鍾爲濁宮林鍾爲濁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
成之故其數五九物因土變則爲昏故其臭昏脾之所
收受者如此
西方色白入通于肺開竅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皮其味
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
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于鼻而
外則開竅于鼻肺主氣鼻通氣故開竅于鼻其精則仍

藏之于肺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胸中。懸于背。背爲胸中之腑。故病在背。陰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易以乾爲金。乾爲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稻。金之精氣上爲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太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爲商。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宮大簇。季秋之月律中無射。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夾鐘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凡是三管皆金氣應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數九。凡氣受金變。則爲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

受者如此。

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藏精于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

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肉入通于腎而外開竅于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即大小便孔當取大論云其主二陰以二陰居下腎主水實主之其精則仍藏之于腎耳水精之氣其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水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

類水易曰坎爲豕腎之所屬在坎故其畜豯豯者豕也豆主黑色故其穀豆本草以豆之黑色者入藥水之精氣上爲辰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辰星也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孟冬之月律中應鐘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鐘仲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太呂蕤賓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四分凡是天一以生水而地六成之故其三管皆水氣應之

數六凡物因水變則爲朽腐之氣故其臭腐禮月令云其臭朽朽與腐同也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故善爲脈者謹察五臟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爲得

此結上文而言善脉者之必察臟腑也反四時者爲逆順四時者爲從善爲脉者必察臟腑之逆從及陰陽表裏雌雄相應之紀藏之心意之中合于精微之內彼非可教則不輕教此非眞言則不輕授是謂得正道之傳者矣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此篇以天地之陰陽萬物之陰陽合于人身之陰陽其象相應故名篇其義無窮學者當熟玩之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

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與此同

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爲主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地之道盡于是矣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王註曰此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爲之主持以立故爲萬物之綱紀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爲之主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爲父母焉六微旨大論五常政大論皆以生爲化終爲變其義同王注謂鷹化爲鳩爲變化甚淺萬物得是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爲本爲始焉王註曰此言寒暑之用也萬物

假陽氣温而生然所以爲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陰氣寒而死然所以爲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居其中耳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元紀大論亦云然其下文又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治病必求于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脹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脹吕眞切肉脹起

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爲本凡治病者必求于本可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爲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

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中有陰故其于萬物之生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于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戮之謂也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分之新校正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爲長以乾爲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與故不取之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爲熱如今傷寒而反爲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爲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

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脹脹蓋有升而無降也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爲逆也反是則爲從矣故曰治病必求于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爲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即當着人身說者觀下濁氣之爲在下在上生病口氣緊頂則陽化氣四句下得泛說

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

此亦即天地由陰陽以爲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爲天則陽氣之至濁者爲天也積陰爲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爲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爲雲張子正蒙云陰爲陽得則飄陽爲雲正蒙云陽爲陰而升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爲雨正蒙云陰爲陽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素則相持爲雨而降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爲合一之妙者如此曷即人身觀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涕唾氣液之類則出于上竅

耳目口鼻之爲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焉如汚穢溺之類則出于下竅前陰後陰之爲二竅者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焉如飲食藥物之性有屬陽之類據曰發曰走曰實自歸知其爲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于腠理以滕理主表爲陽也指物類之陽氣言若物之有形質者則入于六腑矣亦有屬濁陰者焉如飲食藥物有屬陰之類惟陰者主降故走于五臟以五臟主裏爲陰也指物類陰氣若物之形質入于五凡清陽之物實于四肢以四肢爲諸陽之本也如上指物之氣凡濁陰之物歸于六腑以六腑受化物而不藏也指物有形質者言人身之有陰陽其清濁升降之妙何以異于天地哉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云清陽發腠

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也濁陰歸六腑濁之濁者也濁陰走五臟濁之清者也皆指物類而言蓋東垣以下文辛甘發散爲陽二句牽屬成文不玩此節上文天地陰陽雲雨之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爲指人身言不察清陽發四肢四句始爲指物類言耳其氣味厚薄寒熱陰陽升降圖以氣之薄屬肺其藥主挾苓氣之厚屬心其藥亦主茯苓味之厚屬腎其藥主大黃味之薄屬肺其藥主麻黃蓋不分藥性自分經絡而爲此臆說也

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舉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又天元紀大論亦云然故水爲陰而凡物之成于水者屬陰火爲陽而凡物之成于火

者屬陽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爲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爲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于形正以形體屬陰（上文曰陰成形而味亦爲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于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生人身之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于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吾人之精必歸于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王物之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耳所謂精歸化以化生此精也化爲精之母故精歸

于化耳所謂形歸氣者以氣生此形也氣爲形之父故形歸于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于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于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中四句也其曰陽爲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

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混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于味

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大過適所以傷此形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一節之義及下文肝經在味爲酸而酸又傷筋者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有味必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當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于化則既而精必化爲氣

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于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
相須以有成耳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獨不能
傷人之氣乎左傳晉屠蒯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爲氣氣傷于味又
嘗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于人之氣則
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獨不能傷人之形乎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
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
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
散氣少火生氣接此節前氣字三主凡物之氣言後氣字六主人身之氣言
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所由以盛衰也

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味出于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出于上竅然味之大體固爲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味之厚者爲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爲陰中之陽也氣之大體固爲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之陰也唯味之厚者爲純陰所以用之則泄瀉其物于下（如大黃氣大寒味極厚爲陰中之陰主于泄瀉李東垣曰酸苦鹹寒是也）味之薄者爲陰中之陽所以用之則流通不至于泄瀉也（如木通澤瀉爲陰中之陽主于流通李東垣曰酸苦鹹平是也）氣之薄者爲陽中之陰所以用之則發其汗于上（如麻黃爲氣之薄者陽也升也故能發表出汗

李東垣曰辛甘淡平涼寒是也氣之厚者爲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止于發汗也如用附子則大熱之類李東垣曰辛甘溫熱是也若是者何也蓋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衰矣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氣味之溫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爾生旺而益壯矣如用參朮之類而氣血漸旺者是也何以壯火之氣衰也正以壯火能食吾人之氣故壯火之氣自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惟壯火爲能食人之氣此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食則必散散則必衰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爲能食少

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按此節分明論萬物有陰陽氣味而吾人用之有爲泄爲通爲發泄爲發熱及衰壯生散之義王註不明與前後陰陽氣味俱無着非本篇之大旨也

按湯液本草李東垣用藥法象云

氣之薄者、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泄、辛甘淡平寒寒是也、

茯苓氣平味甘　澤瀉氣平味甘　豬苓氣寒味甘

滑石氣寒味辛　瞿麥氣平味甘　車前子氣寒味甘

燈心草氣平味甘　五味子氣寒味酸　桑白皮氣寒味苦

天門冬氣寒味微苦　白芍藥氣微寒味酸　麥門冬氣寒味微苦

犀角氣寒味酸苦　烏梅氣平味酸　牡丹皮氣寒味苦

地骨皮氣寒味苦　枳殼氣寒味苦　琥珀氣平味甘

連翹氣平味苦　枳實氣寒味苦酸　木通氣平味甘

蔓荊子氣清味辛　川芎氣温味辛　天麻氣平味苦

秦艽氣微温味苦辛平　荆芥氣温味苦辛　麻黄氣温味苦甘

前胡氣微寒味苦　薄荷氣温味苦辛

氣之厚者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温熱是也

黑附子氣熱味大辛　烏頭氣熱味大辛　乾薑氣熱味大辛

乾生薑氣温味辛　良薑氣熱味甘辛　肉桂氣熱味大辛

桂枝氣熱味甘辛　草豆蔻氣熱味大辛　丁香氣温味辛

厚朴氣溫味辛　木香氣熱味苦辛　益智氣熱味大辛

白豆蔻氣熱味大辛　川椒氣熱溫味大辛　吳茱萸氣熱味苦辛

茴香氣平味辛　延胡索氣溫味辛　縮砂氣溫味辛

紅藍花氣溫味辛　神麯氣大暖味甘

戊濕其本氣平其兼氣溫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己土其本味鹹其兼味辛甘鹹苦在人以脾應之

黃芪氣溫平味甘　人參氣溫味甘　甘草氣平味甘

當歸氣溫味辛作味甘　熟地黃氣寒味苦　半夏氣微寒味苦平

白朮氣溫味甘　蒼朮氣溫味甘　陳皮氣溫味微苦

青皮氣溫味辛　藿香氣微溫味甘辛　檳榔氣溫味辛

莪术氣温味苦辛　京三稜氣平味苦　阿膠氣微温味甘辛

訶子氣温味苦　杏仁氣温味甘苦　大麥蘗氣温味鹹

桃仁氣温味甘苦　紫草氣寒味甘　蘇木氣平味甘鹹一味酸

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

防風純陽氣温味甘辛　升麻氣平味微苦　柴胡氣平味苦辛

羌活氣微温味苦甘平　葳靈仙氣温味苦　葛根氣平味甘

獨活氣微温味苦甘平　細辛氣温味大辛　桔梗氣微温味甘辛

白芷氣温味大辛　藁本氣温味大辛　鼠粘子氣平味辛

味之厚者、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黄氣寒味苦　黄蘗氣寒味苦　萱草氣寒味苦

黃連氣寒味苦　石膏氣寒味辛　草龍膽氣寒味大苦

生地黃氣寒味苦　知母氣寒味大辛　瓜蔞根氣寒味苦

茵陳氣微寒味苦平　朴硝氣寒味苦辛　防已氣寒味大苦

牡礪氣微寒味鹹平　玄參氣寒味微苦　山梔子氣寒味微苦

川練子氣寒味苦平　香豉氣寒味苦　地榆氣微寒味甘鹹

愚按後世之醫用藥頗知寒熱溫平而陰陽清濁升降沿流之義則未之察故藥不奏效惟東垣能識此義其所列諸藥雖有未盡然大體不外乎此也

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

後痛者形傷氣也重斗
齊

此申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于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大體爲陽凡物之味大體爲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爲陽其味之辛甘者亦爲陽味主酸苦者固爲陰其氣之湧泄者亦爲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湧泄之品至于太過則陰勝矣（陰承上文物類而言）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屬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用辛甘發散之品至于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物類而言）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品而陰分斯病也（陰主

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屬陰分與手足六陰經皆是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陽勝則太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陰勝雖寒而寒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如今冬令感于寒是重寒也而至春爲溫至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夏爲熱非重寒則熱乎

熱也熱久則寒生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凡熱久則寒生上文寒熱俱主人身病體言此二句與下文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

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形正以寒爲陰而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熱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爲陽而氣亦屬陽炅則氣散而氣

斯病矣第二節云陽化氣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痛生焉所謂諸痛皆屬于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爲腫爲痛復有相因之機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爲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爲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按至眞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按大

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未多甚則水閉腑腫一句腑跗同乾音于

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皆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熱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如腫焉凡癰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癰腫之腫與上文形傷腫之腫有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之所傷者即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膚燥澁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浮焉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者是也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脉法曰天地之憂無以脉診此之謂也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于左右帝曰期之柰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

此言天地之氣及勝復之作統貫六位難以診候惟間氣偏治一位故可隨其所在期之于尺寸左右也候診候也謂五運以甲己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少陽尊故以甲己土運爲南政乃南面而行令其餘四運爲北

政以臣事之則面北而受令者也又以少陰爲君主凡脉之司天在泉而尺寸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其脉主于沉也是以期之之法陽之所在其脉應不沉陰之所在其脉不應沉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脉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厥陰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

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脉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厥陰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在泉則又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太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脉

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者此也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應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
之脉不應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
右其右尺之脉不應也故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
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天氣面南而寸南
尺北天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地左間之
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司天則左間太
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應厥陰司天則左間少
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脉不應太陰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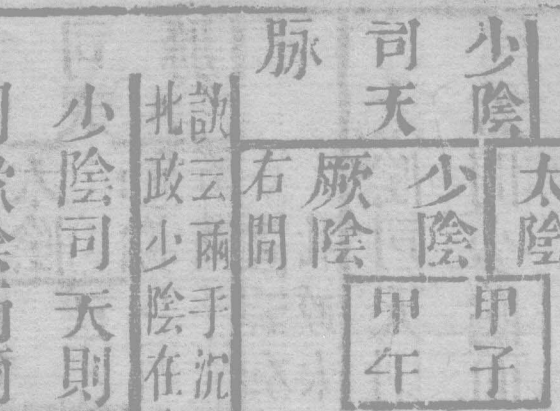
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脉不應故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者此也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之脉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右尺之脉不應也故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從其氣則和者陰陽各當尺寸本位也違其氣則病者即下文陰陽或不當其位

移其位或失守其位或尺寸反或陰陽交也所謂不當其位者乃陰陽之見不當尺寸本位也所謂逆移

其位者乃陰陽迭皆移轉一位也仍如南政少陰司天
陰皆在寸陽皆在尺迭相左轉者則陰皆移左而左不
應陽皆移右而右應迭皆右轉者則陰皆移右而右不
應陽皆移左而左應之類也所謂失守其位者謂本位
他位皆失守不見也如陰失守則尺寸皆無陰陽失守
則尺寸皆無陽非如迭移而相反相交見于他位也所
謂尺寸反者假如北政少陰司天陽在寸陰在尺而陽
反見尺陰反見寸之類也所謂陰陽交者假如北政太
陰司天陽在左陰在右而陽反見右陰反見左之類也

南北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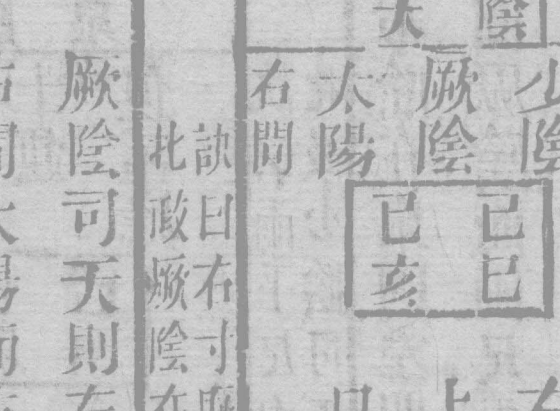
本篇云土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訣云兩手沉寸口北政少陰在泉同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本篇云土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訣曰右寸脉證形北政厥陰在泉同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右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本篇云上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

南政太陰司天脉

左間 少陽 太陰 少陰 右間

己丑 己未

左手寸 土運 口不應

訣云左手寸不出北政太陰在泉同

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左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三陰在天[illegible]寸不應

本篇云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南政少陰在泉脉

兩手尺 土運 俱不應

己卯 己酉

厥陰 少陰 太陰

石間 左間

訣云兩手尺欠有北政少陰司天同

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少陽在上則厥陽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南政
厥陰在泉脉

左手尺
土運
部不應

甲寅
甲申

太陽 右間
厥陰
少陰
左間

訣云左尺定無根北政厥陰司天同

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左尺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部在泉則尺不應

南政
太陰在泉脉

左手尺
土運
部不應

甲辰
甲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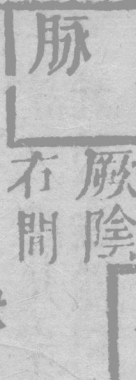
訣云右尺脉無力北政太陰司天同

太陰在泉則右間少陰左間少陽而右尺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太陽在陰在下右少陰 右間

少陰
太陰
少陽
左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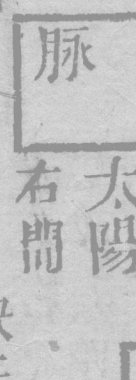
本篇云上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兩手尺俱不應

金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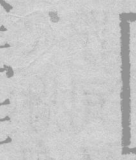
訣云兩手尺欠有南政少陰在泉同



訣云左尺定無根南政厥陰在泉同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左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左手尺俱不應

火運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俱不應至

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

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太陽左少陽右少陰

北政太陰司天脉

左間少陽太陰少陰右間

乙丁丑未辛癸

右手尺水運部不應

註云右尺脉無力南政太陰在泉同

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右尺不應

本篇云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北政少陰在泉脉

右間厥陰少陰太陰左間

乙丁卯酉辛癸

兩手寸火運俱不應

訣云兩手沉寸口南政少陰司天同

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

本篇云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北政厥陰在泉脉

右手寸木運口不應

丙戌寅申庚壬

太陽厥陰少陰

右間左間

訣云右寸脉潛形南政厥陰司天同

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右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厥陰在泉則右不應

本篇云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陰右少陽

北政太陰在泉脉

左手寸金運口不應

丙戌辰戌庚壬

少陰太陰少陽

右間左間

訣云左手寸不出南政太陰司天同

太陰在泉則右間少陰左間少陽而左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太陰在泉則左不應

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焉脾胃惡濕喜燥而
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泄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
論承此數語而又曰甚則水閉腫蓋濡瀉者病之未
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爲水閉及
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爲附腫較之濡泄爲尤甚焉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有五藏
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
陰暴喜傷陽厥陰上行滿脉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
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于寒春必病溫
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秋傷于濕冬生

欬嘶按天元紀大論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悲作思皇甫士安言悲者以悲能勝怒取五志迭勝而言思者以脾之志爲思也又按重陰必陽至末十句與靈樞論疾診尺篇第十七節大義相同又按春傷于風四句與生氣通天論大同

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

夫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然是寒暑燥濕風乃天之所生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收藏而寒暑燥濕風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木主生而風之所以生也夏屬火主長而暑之所以生也長夏屬土主化而濕之所以生也秋屬金主收而燥之所以生也冬屬水主藏而寒之所以生也人有所

心脾肺腎之五臟以化五臟之氣而喜怒憂悲恐之五志從茲而生焉蓋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也故喜怒之所生者皆生于吾人之氣則喜怒不節遂能傷吾人之氣也舉喜怒而凡思憂恐可知矣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者是也寒暑之所勝者皆勝于形則寒暑能傷吾人之形也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推矣如上文風勝則動五句是也上文言寒傷形熱傷氣而此皆言傷形者蓋彼乃析而言之以寒形屬陰熱氣屬陽此乃統而言之則形可以兼氣也不惟是也暴怒者猝暴而怒也

肝在志爲怒舉痛論言怒則氣上則暴怒者氣皆并于上而營氣不能下生矣暴喜者猝暴而喜也心在志爲喜舉痛論言喜則氣緩則暴喜者氣爲之緩無所主持而衛氣不能外達矣正以怒之過者氣必厥逆上行而喜怒之過者脉必因暴而滿均足以有傷也故知喜怒不節寒暑過度者其生乃不固耳何以見寒暑不可過度也蓋時之屬陰者而復感于寒則重陰必陽熱證乃作時之屬陽者而復感于熱則重陽必陰寒病乃生試觀冬傷于寒寒毒藏于肌膚至春當爲温病春傷于風風氣通于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留連至夏當爲飧泄

之證生氣通天論曰春傷于暑暑汗不出至秋風邪氣流連乃爲洞瀉夏傷于暑生氣通天論同秋傷于濕則濕涼風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

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爲欬嗽之證故即春夏之病則重陽必陰之義可識矣即秋冬之病則重陰必陽之義可識矣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有冬傷于寒四篇乃以冬行秋令等義爲說是有關於時令而無關於人事且非人人可病非本節之經旨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臟腑端絡經脉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内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別彼列切

帝問上古聖人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骨度脈度等篇）人有臟腑則別列之（如靈樞經水腸胃海論等篇）人有經脉則端絡之（如靈樞經脉篇）脉有六合則會通之（如靈樞經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有氣穴論）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穴論氣府論）骨空論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如本經有皮部論四時陰陽盡等篇）有經紀（如本篇下節所云）外内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血氣形志論有太陰與陽明爲表裏之謂）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

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臟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此節大畧見天元紀大論唯五運行大論文較此更詳

此五節伯詳五臟之通于三才者而對之見上古聖人所以如上節所云者以其盡三才之道也東方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木性屬酸故酸生肝諸筋者皆屬于肝故肝生筋木主生火故筋生心目者肝之竅故肝主目又嘗即天地人而統言之不過一理

焉耳其在天也爲玄玄者冥漠之稱其在人也爲道道者其由之理其在地也爲化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玄則玄工若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又言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五氣爲風在地五形爲木在人五體爲筋在五臟爲肝在五色爲蒼在五音爲角在五聲爲呼在五變爲握（指木爲未）在五竅爲目在五味爲酸在五志爲怒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木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

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王悲爲能勝怒在天爲風風氣通于肝則傷筋惟西方燥金爲能勝風在味爲酸酸太過則傷筋惟西方味辛爲能勝酸此皆金能剋木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喜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臟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極則生火火性炎上其

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屬苦故苦生心諸血者皆屬于心故心生血脾屬土火生土故血生脾苦爲心之苗故心主苦此缺在天爲玄六句者言天地人之大義盡于上節餘四節不能重言也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熱在地五行爲火在人五體爲脉在五臟爲心在五色爲赤在五音爲徵在五聲爲笑在五變爲憂在五竅爲舌在五味爲苦在五志爲喜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火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喜喜太過者則傷心惟腎志爲恐爲能勝喜在天爲熱熱勝則傷氣惟北方之寒爲能

勝熱在味爲苦苦太過則傷氣惟北方之鹹爲能勝苦
此皆水能尅火故制其所勝者如此按舊本新校正云詳此篇論所傷之
肯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己所勝西方云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己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臟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爲雨其濕遂生楊上善云四陽

二陰合蒸以生濕氣愚謂正合遯卦濕氣薰蒸濁者下凝故濕生土土氣沖和故土生甘五臟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爲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濕在地五行爲土在人五體爲肉在五臟爲脾在五色爲黃在五音爲宮在五聲爲歌在五變爲噦按靈樞口問篇帝有口問噦問噫之異王註以噦爲噫者非在五竅爲口靈樞本藏篇以脣之揭縱堅脆偏正驗口脾之高下堅脆偏正則口信爲脾之竅在五味爲甘在五志爲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土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

制之也故在思爲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木主怒爲能勝思在天爲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爲能勝濕在味爲甘甘太過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爲能勝甘此皆木能剋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臟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咳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火太素乃曰燥傷皮毛熱勝燥蓋熱固勝燥而燥極亦熱故經文以熱言者本有大義

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臟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燥在地五行爲金在人五體爲皮毛在五臟爲肺在五色爲白在五音爲商在五變爲敎在五竅爲鼻在五味爲辛在五志爲憂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金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勝之也故在志爲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

火之喜爲能勝憂在天爲燥燥之過者則熱熱傷皮毛
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
惟火味之苦爲能勝辛此皆火能剋金故制其所勝者
如此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
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臟爲腎在色爲黑
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
志爲恐恐傷腎思傷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按五
運行大論亦曰寒傷
血太素作寒傷骨
北方壬癸冬時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

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水生之故髓生肝腎屬北方位居幽隱聲入則通故腎主耳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寒在地五行爲水在人五體爲骨在五臟爲腎在五色爲黑在五音爲羽在五聲爲呻在五變爲慄在五竅爲耳靈樞本臟篇以耳之高下堅脆偏正驗腎之高下堅脆偏正則耳信爲腎之竅在五味爲鹹在五志爲恐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木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恐恐之過者則傷

腎惟脾土之思爲能勝恐在天爲寒寒之過者則傷血
唯燥從熱生者爲能勝寒在味爲鹹鹹之過者則傷血
惟五味之甘爲能勝鹹此皆土能尅水故制其所勝者
如此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
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
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按天元紀大論
鬼臾區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
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水者生成之終始也
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
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

曰承之上下者每歲司天爲天在泉爲地而爲萬物之上下也按五運行大論岐伯分明以司天在泉爲說王註以天覆地載解之者淺萬物生于陽成于陰而自人言之血爲陰氣爲陽故男爲陽而不專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爲陰而不專有血且有氣陰中有陽也則陰陽在人即有血有氣之男女也而萬物可類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上謂司天下謂在泉左右謂左間右間見少陰諸上司天見厥陰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見太陰太陰司天左少陽右少陰

左間右間見少陽司天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見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陽明右間左間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在泉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在泉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在泉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在泉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在泉左少陰右太陽左間右間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在泉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在泉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司天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泉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

也南面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位左右殊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王註釋天元紀大論云徵信也驗也兆先也言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夫天地陰陽之妙如此自人身而言之有陰氣焉乃所謂營氣也有陽氣焉乃所謂衛氣也營氣者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曰營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于中焦又曰清者爲營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故曰陰在內所以爲陽之守也陽氣者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

氣以升干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曰衛氣靈樞營衛
生會篇所謂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濁者爲衛是也然陽
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
故曰陽在外所以爲陰之使也按史記黃帝紀有以師
兵爲營衛一句夫營者將之所居在內衛者兵之所護在外內經營衛二氣之
意正因此意名之後世不明此義謂因營榮二字素問
互書而難經亦然皆未考靈樞全用營字致使營衛二氣不能明也其升降之妙無非天
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可以符合者如此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
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
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

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爲去声俛無辨切乾音干窺音媿能音耐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其耐作能蓋古以能耐通用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亦有能作耐數音朔

夫人身之陰陽有同于天地之陰陽則人之善養者當法天地之陰陽也故帝以法陰陽爲問而伯以陰陽偏勝爲病者言之正以見陰陽不可不法也蓋營衛和平者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餘則陽勝矣陽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息麤氣不得其平故身爲之俛仰俛俯也惟腠理之閉故汗不出而熱陽明熱盛故齒乾熱內蒸故煩冤至腹滿而死蓋熱極則能成脹也冬則寒盛夏則熱盛今陽勝而諸熱皆盛所以耐冬不耐

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矣陰勝則身冷冷則腠理開開則汗出身常清冷數慄而寒寒則厥厥逆論岐伯曰陽氣衰于下則爲寒厥蓋言足之三陽經其氣衰不足勝之三陰經則爲寒厥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于五指之表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下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愚謂膝下者膝之內廉下也外爲表裏爲內乃膝之內廉也且厥有熱厥而此言寒厥者以陰勝則宜然耳厥則腹滿死蓋寒極亦能成脹也見厥論下文

夏則熱盛冬則寒盛今陰勝而諸寒皆盛所以耐夏不耐冬也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狀耐受者如此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

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卽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爲天癸之始男子以二八爲天癸之始惟于七者損之八者

益之即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是也則吾之衛氣不至于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耳何也人年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漸而高則體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耳則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強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方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陰陽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為之事則為之恬憺之

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欲快志于其中上古天眞論云恬惔虛無眞氣從之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人之治身也固不至于陰陽偏勝而亦無假于七損八益之知者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